

生生虎气一代伟人

毛泽东与楚地崇虎观

梁勇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回顾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生,不免会由衷地感叹那始终如一的生生虎气,而据笔者探寻,这恐怕与他出生地的民风民俗影响及后来的革命经历有关。

楚地历来崇虎

《左传》记载春秋时楚国著名的令尹鬥子文时,说其原是私生子,生而被弃荒野,后来居然有老虎喂奶给他吃而死里逃生。其名“穀於菟”,就是指老虎喂的奶,其字“子文”,“文”即虎纹,都是纪念虎。其事发生地云梦,《辞源》云:云梦“古称於菟”——也是在纪念虎。子文后来对楚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危难之中捐献自己的全部家财以解除楚国的危难。

这样的虎在楚人眼里必定与日月同辉,也理所当然地应该被供奉在神坛上供人们顶礼膜拜。所以,屈原在他的不朽名篇《天问》里,在颂扬鬥穀於菟的同时,借着子文的故事抒发忧国忧民的感叹,也透露了对月亮所抚育的虎的期盼——这也是华夏历史上有关月亮里动物传说最早记载。

由此可见,上古楚地的崇虎民风极为悠久和兴盛。过年“门画与虎”,小孩穿戴虎头鞋帽。端午更是以虎文化为主要形式驱恶辟邪的节日。他们好将山水地名以“虎”命名,或自称为虎族,甚至几乎将所有受尊崇的神灵都称为虎神。古楚祛妖求吉的巫舞“於菟”至今仍有遗存。

韶山毛家虎传闻

民风熏陶,机缘巧合,毛泽东家族也一直与虎结缘。

韶山地处古荆楚,历来是华南虎的栖身地,因常有虎歇息,近山顶不远处还有个“虎歇坪”,毛泽东祖父毛翼臣即长眠此地。当年毛翼臣与兄长毛德臣都看中了这块墓地,相争之中达成了“先死者葬,后死者

让”的协议。毛德臣以为自己要长五岁,必定自己得之,岂料后来竟然毛翼臣先逝——可见他老人家与此地缘分不浅。毛翼臣“字寅宾”——名字里就与虎有缘哦。

毛泽东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过:“小时候,曾听说我的祖父的坟地风水好。”毛泽东对他周围的同志也讲过:“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在楚地,虎在精神上是神灵,现实中似乎也能与人相安无事——毛泽东家里,居然父亲、母亲和他本人都与虎狭路相逢过。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若说及父亲遇虎的事:“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笔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即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惊奇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次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

尤其是毛泽东,一次母亲和他一起走在韶山冲山间滑油潭边的小道遇到过虎,另一次则是毛泽东在这里孤身遇虎。

那年毛泽东11岁,时值冬天,他从外婆家回来。为免母亲担心,想早点到家,就抄近路走这条山径小道。走到书堂山底下时,忽地隐闻虎啸,原来一只老虎正踞踞在半山腰。毛泽东不由得后退一步,闪身躲到树后静观以待,然后冷静下来,壮壮胆,见并没有惊动老虎,于是小心翼翼地从小路走了出来,继续行走。

果然,你不惹虎,虎也不惹你。脱离了老虎视线后,毛泽东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气喘吁吁,汗也浸湿了贴身的衣裤。母亲闻之,便再也不准他抄近路走那条小道了。

毛泽东的虎气

作为中国重要的源文化,虎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毛泽东最早的《咏蛙》便虎气昂然: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100多年过去了,诗人笔下小小青蛙,读来依然怦然心动。尤难可贵的是,其间毫无“故作惊人之笔”的做作。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跌宕的政治生涯与虎画也有过一番渊源。

1931年,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专程拜访过老画师曾浩亭,并对他的虎画称赞道“虎画得好,字也颇有气派。”年底毛泽东遭受排挤和打击,曾浩亭特地画虎赠给养病的毛泽东。《上山虎》题诗:眈眈虎视遍西东,瓜豆河山在眼中。狮睡至今犹未醒,将来谁是主人翁?《下山虎》所题:天地英雄气,只在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草惊风。细细品味,毛泽东郁气一扫忍不住哈哈大笑。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文学家,毛泽东文韬武略,以至常以虎喻事拟人。中央红军盛传三“虎”之

说。三“虎”即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及第二师第四、第五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聂荣臻等都这样称呼过。

当年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欲抢渡大渡河,毛泽东指挥红五团为右路,沿西昌至雅安大道前进,佯装主力由大树堡渡口渡河。同时以红一师主力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红四团为预备队,昼伏夜行,隐蔽地穿越大凉山,向安顺场渡口前进。在全军由安顺场渡河无望时,毛泽东立即命令红四团为左纵队先头团,飞夺泸定桥,挽救了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

毛泽东谓之:“我们先放出一只‘虎’,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大树堡方向;接着放第二只‘虎’,出其不意地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如果出现意外,我们还有第三只‘虎’!”

建国后,连续三个虎年毛泽东各出一虎策,一扫中国近年来的对外屈辱。那就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62年面对中印边界变本加厉的挑衅——毛主席大手一劈:“扫了它”,1974年面对南越优势军力海上侵犯,英勇的解放军以小搏大,一军制敌——这也是毛主席一生决策的最后的一仗。

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真正地掷地有声,闻之不由得使人热泪盈眶——然非有历史感者不得其虎气。

毛泽东崇虎观的转变

丰富的历练使得毛泽东眼界与心胸更宽广,虎的文化观念得到

升华。毛泽东自述:“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当指原则性,而“猴气”则为灵活性。“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见,这里的“猴”体现的还是虎气。

毛泽东再说虎时也往往修辞上说虎而胜于虎,“勇夺虎巖城”、“忽报人间伏虎”、“独有英雄驱虎豹”、“虎踞龙盘今胜昔”等绝唱无不体现这点,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提出“纸老虎”。

1945年8月,《解放日报》引用外电报道渲染着原子弹威力,毛泽东批评道:“原子弹并不可怕,不能‘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以至当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破坏和谈协议发动内战时,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点通过斯特朗传播到全世界。

毛泽东还说,他家乡有很大的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的,受潮就会发软,一下雨就把它淋坏。

中国早有“纸虎”的说法,但经毛泽东信手拈来却使它的含义得到了升华,听来意气风发激荡人心。

《枯树赋》陪伴了他一生,1951年得知毛岸英牺牲,1976年周恩来、朱德先后逝世,毛泽东自己突患心肌梗死被抢救过来,毛泽东都背诵过它。

从毛泽东与中国虎文化角度探究,“虎死架不倒”是世人对虎王者而逝的敬意,而诵读《枯树赋》则是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生意尽矣”的感慨和一代伟人面对死亡时超出常人的坦然和释怀——生生虎气已然融入他的血脉,化为他的精神了,而毛泽东的实践和人格力量和他那虎虎生气也已永远融汇到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中了。摘自2013年《中国民俗学会论文》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一个办法,他一来厨房,袁妈就解开衣襟,露出干瘪的长奶,他就夺门而逃了。肯尼斯的妈妈也打他,用鸡毛掸子抽他的屁股。他两手护着腿,哭着朝外跑。我看见真解气,真痛快!

肯尼斯家住了一两年就搬走了,迈克家一直住到香港沦陷。长大一点儿后,我就和迈克玩得少了,因为他一句中国话都不懂,我只能跟他连说带比画。而哥哥跟他交流则无障碍。梭特先生有电影放映机,我们常去他家看动画片。圣诞节他家有圣诞树,梭特先生也送小礼物给我们。迈克的妈妈死得早,我家人也都怜惜他,常让他上楼来玩。他去澳大利亚前,还送我一只瓷小狗作纪念。

哥哥若不和迈克玩也和我玩,但是有条件的,玩一回洋娃娃,就得玩一回枪。有时我们也下棋,多半是以和平开始,以战争告终。打架的原因往往是我惹的,而我从未打赢过。

哥哥在北京已上了幼稚园,到香港继续上中班。我一个人在家,妈妈就教我识字。因为“左”字和“右”字老分不清,急脾气的妈妈就拧我。这下可好,一见她拿出字片来,我就紧张发怵,更分不清了。妈妈说,我哥哥识字只教一遍就记住了,少有像我这样笨的。

第二年,我也上幼稚园,没见过这么多生人,又不懂广东话,死赖在哥哥班上。老师宽容了我两天,第三天,用武力将我挟到了小班,挣扎哭喊都不起作用,只好屈服。没过几天,我就完全适应,话也懂了,也就开始不安分了:揪人家小辫子,抢人家小手帕,招这个惹那个,被老师列为“不乖”之类。课间休息,乖的睡在桌上,不乖的睡在地板上。谁若从桌上向下看我,我就向她做肯尼斯的那种鬼脸,还伸拳头示威;谁若告诉老师,我就说她是“Tell”,还伸出小拇指气她。

在幼稚园,老师常带我们到校园里上课或做游戏,每人给一张小椅子坐。为了分辨席子的正反面,我问了许多遍还是不得要领。老师没办法,只好说“你随便坐吧”。学跑跳步,同学们一看就会了,我练了好几天才会。老师说,我是大肥之故。后来学算术,我更是一窍不通,特别是文字题。老师念完题后问大家,同学们就齐声回答“加法”或“减法”,我就赶快记在题目头上,否则我就不知道。

35.理想和人性

艾蛟向刘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原名艾海龙,父亲是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县委书记。“文革”初期,他激情澎湃地造反;后来父亲成了走资派,他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去了云南兵团;他本想到新的环境里去证明自己的革命理想,却又大失所望;于是就迈出国境,参加了世界革命。在游击队里他爱上了一位名叫卜哨的傣族姑娘。极“左”的游击队领导借机整肃他,将他关进了监狱。痴情的卜哨为帮他出逃被游击队打死了。从此,他对“革命”丧失了信心,不再相信任何理想和信仰。他对刘强说:“我终于想明白了——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么?好,我就彻底地干‘革命’了!我拉起了一支队伍,抢劫、走私,有时也贩毒……但我也有底线。”

“底线?”刘强被激怒了,“把玉哨的父母砍死在家中,是你的底线?”“你说什么?”艾蛟道,“我爱卜哨,因此也喜欢傣族人,我哪能去杀玉哨的父母?”刘强气得一拍桌子:“丧尽天良的东西!你还要狡辩?!”“那是联邦军干的,跟我没关系啊!”刘强一怔:“联邦军为什么要杀他们?”“你难道不明白?对罂粟的种植和贩运收取保护费,是联邦军的收入来源。凡禁毒人士,他们都恨之入骨。他们要杀的肯定是你;你不在,就杀了两位老人。”艾蛟说。刘强将信将疑。

艾蛟显得很无奈,忽然一咬牙:“我都告诉你了吧——我喜欢玉哨,因为玉哨跟卜哨长得太像了。玉哨恨我,对我放了蛊,差点让我丧命。可就这样,我也没报复她……我怎么会去杀她父母?”这番表白让刘强始料不及:“好吧,我不杀你了。但那件宝贝——你必须还我!”“当然,当然!”艾蛟忙不迭地点头,“它被我的人拿到摩拱去了。我立刻派人去给你取来!”

刘强来到陈团长家时,陈团长母子 and 玉哨正在用餐。见刘强来了,陈太太忙命卫兵摆上碗筷,欠身给他舀汤。汤是腌鱼鲜,有鲜肉、咸肉、笋块,陈太太盛了结结实实的一碗:“小狮子,今天你要多吃点,也陪妈妈说说话。”陈太太竟自称“妈妈”,出口时那份坦然和慈祥,让刘强潸然泪下。喊一声“妈妈”是童年到现

在的梦想。他不由得怯怯地叫了一声“妈妈”!

陈太太开心地笑了:“乖儿子,我的好儿子!”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温馨,这就是人世间的母爱么?刘强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汤里。陈太太见了也心酸,故意说:“乖儿子,很久没尝到家乡口味了,想家了吧?别伤心,慢慢吃。”

刘强摇摇头:“我有乡没有家了,我的家就在妈妈这里。”陈太太拉过玉哨:“不,你还有个家。你可不能亏待了玉哨姑娘,也要善待她的父母啊!”

听陈太太提到玉哨,玉哨不由得掩面而泣。陈太太忙问:“小狮子,怎么回事?”“妈妈,要不是玉哨的父母救我,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啊!”刘强就把认识玉哨,在玉哨家解蛊,又跟玉哨两情相悦一一述说……一切戛然而止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夜晚。

陈太太掏出帕拭泪:“玉哨姑娘受苦了……”她拉过玉哨的一只手,放在自己柔软的掌心上轻轻抚摩:“莫老爹把你当作我的皎皎,看来你真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好女儿。”这时,陈团长问:“那么,后来你俩又怎么分开了呢?”

那是个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刘强咬咬牙:“不瞒你们说,艾蛟曾设计让我吸上了毒品……”“啊——”陈团长叫出了声。

刘强从吸红梅烟沾染毒瘾,一直到嘎德公主为他戒毒并舍命阻挡山青人的毒箭全都讲了出来。不仅陈团长和陈太太,连玉哨也听得目瞪口呆。但刘强无意唏嘘,目光对着陈团长:“老虎哥,现在我求你不要参与毒品买卖了,你肯答应吗?”

这话捅到陈团长心里的纠结处。他竟一时无语。陈太太明白儿子的处境,就道:“小狮子,依你看,小老虎该怎么做呢?”刘强望着陈团长:“我告诉过你,在麻风村有一个玉石矿。那里的麻风病人尊重我和玉哨,会听从我们的安排。我建议你带一些人去开矿。但我有一个要求——你要善待麻风病人,有了条件,要先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好!一切全听你的!”陈团长高兴得狠狠地给了刘强一拳。刘强又转过脸问陈太太:“妈妈有什么意见?”陈太太笑道:“妈妈只好被狮子、老虎牵着鼻子走了。”

魂之歌

竹林

